



藍色的野豬

伊·古羅著

北京出版社

藍 色 的 野 豬

伊·古·羅 著

明人 米薩 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目 录

干凹地.....	1
一个陰雨的夜晚.....	11
游击队的伙房.....	27
第一批情报.....	40
深入偵察.....	48
釣魚.....	59
“藍色的野猪”.....	69



干 凹 地

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夏天，老赫姆托沃村的两个妇人到森林里去采草莓。说得确切些，只有一个妇人——哈丽济娜姨姨；柳芭什卡还只配算作小姑娘。

正当是采集草莓的好时光，到处都是茂密的草莓。人们一向都拿本地森林里的草莓做药剂用。今年草莓却白白地成熟，又白白地散落到地上。很少有人敢到遥远的森林里来采集，因为德国鬼子不准许。

那妇人手提一只篮子和一只桶，沿着小道走着，她不时地东张西望，然而却径直向前。这一带的草莓长得个儿很小，呈粉红色，面上有一粒粒小水泡；有许多已经熟过火，鼓着一包液汁，只消碰上一下，就有落下来的危险；也有许多是

ANTI/1078/01

空的，心子被鳥啄掉了。

小姑娘在后面慢慢跟着。她老是跑到路旁去采肺草和風鈴草，一边走一边編着一只五顏六色的小花环。

“鳥兒把草莓都吃光啦！”哈丽济娜姨姨生气地嘮叨着向前走去。

然而，前面的情景依然如此：尽是些被鳥吃过的、玫瑰紅的小粒草莓。

“姨姨！上干凹地去吧！”柳芭什卡揮动着兩只蘆葦編成的小圓籃子，跑在前面建議道。

哈丽济娜抬头望了望天：太陽还高高挂在天空。透过树枝交錯成的奇巧的圖案能看見一朵白云，在廣闊的天空中孤独地游蕩着，好似春潮中最后的一团冰块。

于是她們繼續往前走。被踐踏过的小道在茂密的鳳尾草叢中間終止了，只見沿着山坡通向前面的曠地，有一条隱隱約約的小道遺迹。姨姨提起裙角，踏着石塊，涉过一条旱得变淺了的小溪，柳芭什卡趟着水，尖声叫喊着跟蹤跑来。她們已經走近干凹地了。不知什么时候，大約是很久以前吧，流水把这里冲成了一道深深的河灣；可是河床逐年地变了样，就好像从树上掉下的枯树枝那样，这条干涸的支流与主流分开了。河水在主流的兩岸間流动，在这里只留下了古老的遺迹：細沙和窪地里的平石。周圍山坡上長滿了灌木。不論你往哪兒看，都是紅色的草莓。黑压压的一大片，好似罩着一層深色輕紗的天鵝絨一般。四周圍一片寧靜，只能聽見丸花蜂嗡嗡的叫聲和正在忙碌着的啄木鳥的剝啄聲……

她們摘光了灌木上的草莓，小心地把它們放進鋪着樹葉的籃子里，一直到裝得滿滿一籃時，才坐下來休息。哈丽济娜姨姨拿出包在手巾里的面包、蔥和鹽來。

“謝天謝地！”哈麗濟娜說道，一面用解下來的頭巾當扇子扇着。“看不見那些該死的德國鬼子心也安定些……”

她剛說完這句話，身后的樹枝就分了開來，從灌木叢里走出來兩個高個子的法西斯德國兵，全副武裝，帶着沖鋒槍。

哈麗濟娜目瞪口呆，坐在自己的籃子旁邊楞住了。

這倒並不是因為她以前沒見到過法西斯匪徒（她已經與全村的人一起飽嘗了“新秩序”帶來的苦難），而是德國鬼子在這裡、在干圪地出現，這使她大為驚奇。德國鬼子是從來也不到森林深處來的。

柳芭什卡吓得躲藏在樹後。她從樹後伸出她那戴着五彩小花環的黑髮小頭來偷偷地張望，十二、三歲的小孩子總是好奇心占上風的。

“哈爾特！”^①一個兵士喊道，儘管並沒有人想離開原地。“跟我來！”他用熟悉的俄國話邀請着，但是考慮了一下他又用一句听不懂的話補充道：“那赫！”^②

德國鬼子顯然是要她們兩人跟着走。她們就這樣做了。姨姨在伸手去拿裝滿草莓的籃子時，困惑地向德國鬼子瞥了一眼，然後毅然提起籃子，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抓住桶環兒。柳芭什卡鼓足了勇氣，也提起了自己的小籃子。她們就這樣走了。她們不但能聽到，還能感覺到背后的德制帶釘皮鞋發出的沉重腳步聲。

可是接着卻又發生了一件比德寇在干圪地出現還要奇怪的事情。德寇沒轉向村庄去，而是沿着干圪地往森林深處走去了！這可把哈麗濟娜姨姨給吓壞了。

① 德語“站住！”——原注

② 德語“跟我來！”——原注

“莫非是要槍斃我們！”想到這裡，她不禁毛骨悚然。

她的双腿开始顫抖。“这可害苦了孤女了！”她痛苦地思索着。“兒子也要變得孤苦伶仃啦！”

哈麗濟娜用一只眼睛向後偷看，她只能看見走在她後面的那個人的刮得挺乾淨的下巴和面頰，從他的軍裝里露出了烏克蘭襯衫的綉花領子。“還不定是從誰身上剝下來的！”她腦中閃過了這樣的念頭。

但是無論怎樣惊慌，她畢竟還能覺察出：這兩個士兵的臉似乎並不很猙獰。

使她感到奇怪的是，他們是用手勢來交談的。

就這樣完全沉默地又穿過了半公里偏僻、冷落的密林。德國兵做了個站住的手勢，在這裡，他們用女俘虜自己的手帕蒙住她們的眼睛。

“你們就可憐可憐小姑娘吧！難道不怕老天爺報應？”哈麗濟娜頓時嚙啣大哭，放聲叫喊起來。

“不要叫！”一個德國兵出人意料之外地脫口說出兩個熟悉的字來，又輕輕地推了推她的背。

現在，眼睛被扎上後，兩個女俘虜走得更慢了，押送兵給她們指點着路。

突然，有一個德國兵，大概是因為絆在樹根上了，跌了一交，碰得槍枝鏘鏘發响。

“哎喲！他媽的！”他低聲地喊，並且用俄語罵了一聲。

“喲！這不是自己人嗎！”哈麗濟娜輕輕地叫了出來，手帕這時也从她的眼睛上掉了下來。

“走！”另一個“德國鬼子”嚴肅地吆喝了一聲，他還不以為然地掃了窘迫的同伴一眼。

這時候，哈麗濟娜真真實在弄不清倒底是怎么回事了。

在營地的嘈雜不清的喧嘩聲沒傳到她耳鼓來之前，她一直被悶在葫蘆里。押送兵停了下來，把挂在胸前的沖鋒槍甩到背後，用牛蒡草擦淨了皮靴。

哈麗濟娜本來對展現在她眼前的這塊地段非常熟悉；可是，現在它卻變得使她認不出來了：在稠密的森林裡挖了許多土窖，營地看來不是新修的，而是已經住過一個時期了；露天放着幾只爐子。“挺有家庭風味吶！”哈麗濟娜暗自贊揚着。灌木上晒着衣服；爐旁柴堆上放着幾口空着的空鐵鍋——這一切都和村里的院子裡的情況一模一樣。

空場旁邊停着一輛載重汽車，用綠葉掩護着，卡車的側板上寫着德國字。車旁邊有一個圍着頭巾、背着卡賓槍的姑娘在來回地走動着。另一個穿着偽裝過的、滿是斑點的工作服的哨兵，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一個押送兵同他交頭接耳地低語了幾句，於是哨兵就輕輕地吹了聲口哨。

立刻，在他身旁出現了一個老年人，淡黃色的頭髮，身穿全套德國軍裝。這一次並沒引起哈麗濟娜的恐怖。“偽裝的”，她這樣斷定。

但是，這個人嚴厲地向被捕者掃了一眼，用很不純正的俄語命令她們坐在草地上，並且說，在他沒回來之前不准她們亂動。那兩個押送兵跟着他走了。

這時，哈麗濟娜又感到一陣不安：這個人絕對是“地道的”德國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等待着她和柳芭什卡的會是什么呢？

想到這一點，她心情沉重地在草地上坐下來，把默不作聲的小姑娘攬到懷裡。

這時候，游擊隊指揮部所在的土窖裡有三個人在談話：

政委巴甫洛夫，在队伍里大家称他为奇姆·奇美契，副队长
谢苗·梁伯孔和侦察队队长考斯佳·特卡秋克。

这支游击队当时还很年轻，但是却已经参加过不少次战斗。她们主要是在“铁条”（他们这样称呼铁路）方面活动，炸毁敌人载运士兵和装备的车辆，任务是不让德寇的列车开向前线。他们有时也到公路上来埋置地雷，焚毁敌人指挥部的汽车，袭击辎重车队。他们的侦察兵活跃在敌人后方，刺探敌人的情报。不久前，这支游击队还获得了“法西斯的死神”这一光荣称号。

游击队员严防着森林司令部的驻地被外人知道，如今这两个女人是在驻地附近被抓住的，这显然很可疑。

“一定是德国间谍。”年轻而又急躁的梁伯孔说，“草莓是做掩护的，老……一套了。”

奇姆·奇美契从鬍子里露出笑容：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间谍的模样。把他们带上来。一个一个带。”他对通讯员喊道。

于是，哈丽济娜姨姨优美的身材出现在游击队指挥员面前。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高，骨骼宽，长着极其美丽的、动人的脸庞，她还没有衰老哩！

“同志们，你们好。”她严肃而不失身份地鞠了个躬；但是，当她瞅了一下土窖角落之后，立刻变了声调：“嗨！是你呀！这不是卡农铁匠的儿子嘛！”

她是由于看见那个站在司令部土窖门口的哨兵——一个穿斜领子襯衣的大个子而发出惊嘆的。

指挥员们向哈丽济娜姨姨详细询问了村里的情况。她的详尽解说听来很真实，而且证实了侦察队所掌握的材料，因而，甚至连梁伯孔也以关心的表情代替了脸上的讽刺神色。

他还向哈丽济娜姨姨打听村里的警备队的情况，包括人数、武器装备等等。

“警备队”和“人数”等等字眼，哈丽济娜是听不懂的；但是她详尽地说明了德寇步兵大部分已于上星期六撤出了老赫姆托沃村。村里只剩下九个士兵，一个外号叫“好吃鬼”的骨瘦如柴的上等兵，以及哈丽济娜叫他们做“地痞流氓”的七个伪警。上等兵有冲锋枪和机枪（根据她的描写可以断定是轻机枪），德国人本来答应发给伪警以武器，可是暂时却只给了一条印着两根弯棍子的白布——哈丽济娜是这样称呼法西斯党徽“卐”字的。

指挥员们问完了所有的问题以后，哈丽济娜姨姨用讥讽的口吻说道：

“长官同志，请让我再说几句话，虽然我们被蒙上了眼睛，像牵牛一样牵着走，可是我是在这里长大的，在这儿活了一辈子啦！……所有的地方，就连一条小道我都清楚……比方说，打这儿照直走出去就是苏啓叶湖，它后面是沼泽地，是通向新赫姆托沃的……”

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起来，然后“女俘虏”被带走了。

“也真想得出来，把眼睛给蒙住！唉！你们这些亚森罗频啊！”政委讽刺地说道，“可是你们怎么就没想到，被捕者是不应该直接带到营地里来的。”

这句话是针对梁伯孔和特卡秋克说的。因为“关于拘留嫌疑分子的指示”就是他们拟定的。

柳芭什卡所了解的情况比她姨姨要少得多，所以，没问上几句话就把她带下去了。指挥员们开始考虑怎样处置这两个“女俘虏”。在下达“要拘留出现在游击队驻地的嫌疑分子”的命令时，没有估计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性急的梁伯孔堅持說不能放這兩個女人出游擊區，而應該把她們留在隊伍里。

“她們一定會洩露出我們的駐地在哪里的。”他一邊這樣說，一邊抓亂了自己的淡黃色的頭髮。

“她們為什麼要洩露我們的駐地呢？”奇姆·奇美契平靜地發問。

“她們會被德國鬼子的拷問吓倒，那不就會洩露么……”

“慢點，等一等……”巴甫洛夫惊奇地問道，“你根據什麼說德國鬼子要拷問她們呢？要知道，假使我們馬上釋放她們，誰也不會察覺到她們的。更談不上會知道他們曾到過我們這兒。我們還可以派偵察員跟去看看她們是否平安地回到了村里。我看，我們最好把号召農村青年行動起來的傳單也交給這個聰明的婦女帶去。”

梁伯孔不同意。但此刻特卡秋克想起，這個女人剛才看見哨兵時曾惊叫過，於是建議把哨兵叫來。

一個不久前才加入游擊隊的年輕小伙子走了進來。他像提釣魚竿似地提著卡賓槍。

“誰不認識她呢！”他回答說，“這是哈麗濟娜·麥卡琴柯姨姨。全州都知道她！”

“怎麼？她有自己的家庭嗎？”政委問。

“沒有……她只有一個兒子。她還收養了一個女孩子，是一個孤女。”

“這麼說，是個好心腸的女人嘍。那麼，他愛多嘴饒舌嗎？”

“那誰又知道她呢……一般說來，~~女人都~~你們可以問問格利沙·朱巴特，他妹妹住在哈麗濟娜·伊凡諾夫娜那兒。”

格利沙·朱巴特是游击队里最出色的偵察員之一。一聽說叫他，立刻就來了。他按照軍規做了報告，並且對指揮員所提出的問題很樂意地回答道：

“哈麗濟娜姨姨不是一般的家庭婦女，決不會多嘴，並且還會关照小姑娘不讓她亂講。”

指揮員們又把哈麗濟娜姨姨叫了來。

“你有沒有什麼熟人在游擊隊里，可以保你出去？”

“沒有。”她做出一副漠然無知的樣子，使勁地搖著頭回答說。

“一個人也沒有嗎？”

她又連連搖頭。

這時，朱巴特走上前去，說道：

“哈麗濟娜姨姨，你怎麼不敢認我呢？你不用為難，這兒都是自己人。”

“噢，格利沙！沒想到你還活著。”哈麗濟娜姨姨驚訝地叫道，羞得面色紅里發紫。

“姨姨，你怎麼把他給忘了？”政委問。

“我發過誓。我對他、對格利沙曾發過誓說：不論對誰，不管是对親人或是外人，我絕不說出他是打游擊去了。”哈麗濟娜姨姨解釋說。由於激動，她把頭巾在下巴底下一會兒打成結，一會兒又解開來。

經過這一切以後，她完全鎮定了下來，問了些游擊生活的問題：各種物品是否都够用，以及如何來理解，那個從外表看來“地地道道”的德國人也是打游擊的，而且還擔任著重要職位——似乎是通訊兵。巴甫洛夫向哈麗濟娜解釋說，這個德國人是自己人，是個工人，他不願意和我們打仗，早就投到游擊隊這邊來了。

“現在，他忠誠地和我們一起与法西斯作战。”政委結束道。

哈丽济娜听了这話就說道：

“这么說，應該这样来理解罗，希特勒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并没有把所有的人都迷惑住？”

“对，并没有把所有的人都迷惑住。”巴甫洛夫說。“凡是正直的人都知道，真理在我們这边，所以就投靠了我們。你們村子里不也有很多願意帮助我們的人嗎，对不对？”

“可不是！唔，我告訴你……”

当哈丽济娜和她的小伙伴提着底子里藏着游击队傳單的籃子，离开營地的时候，离太陽落山还很早哩。

尽管梁伯孔再三強調說什么“我們脚下的大地正在燃燒”^①，但是，游击队仍在这塊干凹地后面偏僻的森林地带住了很久，后来才轉移到新的駐地去。

① 意思是“这里很危險”。——譯者



一个陰雨的夜里

下雨的季节到来了。游击队的新驻地显得很沉闷。这是一座在不久前的战斗中被居民所离弃的半毁坏了的村子。村子四周围绕着一片森林；现在，在荒无人烟的凄凉的景象中，似乎地球的边缘就在这阴沉沉的、仿佛由潮湿的灰麻所遮掩的天空底下。

夜里下着倾盆大雨。一阵阵狂风刮来，拍打着某处的窗户，把路上的干叶子吹得簌簌作响。外面的河水嘩嘩地流着，偶尔能听见哨兵们低沉的呼应声。半夜里，考斯恰·特卡秋克被喊叫声惊醒。他走近窗口，看见密密的雨网中有一个黑人影。这个人把头上的雨帽甩到背后：唔，原来是侦察员哈金。

“我們抓住了一個在林中徘徊的特務，”他報告說，“現在
關在澡堂里。”

游擊隊員已不止一次抓到過德國特務，所以哈金的報告
沒有使他感到特別惊奇。但考斯恰仍然套上了皮靴（這是他
允許自己在夜里脫去的唯一的東西），就向澡堂跑去。

他和哈金一起，冒着狂風暴雨，穿過菜園子奔向河岸。
那個被柳樹環繞着的漆黑的舊澡堂就設在岸上。

渾身濕淋淋的哨兵躲在凸出的舊屋檐下避雨。他們走進
澡堂。考斯恰按了按繳獲來的的手電筒的電鈕，它像野蜂那樣噝
噝發响。一道黃色的光帶掃過黑牆和泥地……澡堂竟是空的。

“你抓的特務在哪兒？”考斯恰驚訝地問。

偵察員沒有回答，他在仔細地听着什麼。有一個人在屋
角輕輕地打鼾。哈金彎下身子。“在這兒吶，”他說，“屋頂漏
了，所以他鑽到長凳子下面去了。喂，起來！”

沒有人答應。

哈金鑽到長凳子下面，把熟睡的人拖了出來。這是一個
十二、三歲模樣的男孩。哈金推推他的肩膀，但他還是不
醒。

“讓他睡去吧，”特卡秋克皺着眉說，“早上再搞個明白。
他說他叫什麼？”

“他說他叫沃洛佳·麥卡琴柯。”

“麥卡琴柯？”特卡秋克極感興趣地又問了一遍，“噢，原
來如此啊！”

第二天早晨，偵察隊隊長証實了他的猜測是正確的：在
河岸上，在澡堂的旁邊，在特卡秋克的面前，站着的正是哈
麗濟娜·麥卡琴柯的兒子，他被陽光照得眯縫了眼睛。

說他是哈麗濟娜的兒子，這是沒有人懷疑的。孩子很



瘦，長着一对烏黑而灵敏的眼睛，講起話来很快；哈丽济娜的那种耐性样兒，那种“自食其力的妇女”所特有的自豪神情，在他的相貌里全部明显地表現了出来。

和特卡秋克一起来的梁伯孔怀疑地打量着被捕者，预备向他提几个“揭穿性”的問題，可是特卡秋克比他先开了口：

“我說，小家伙，你說吧，你是誰？为什么深更半夜在森林里瞎逛？”

沃洛佳立刻着急地、含糊不清地报告起来，說他的朋友廖尼亞負了伤在森林里等他。一挺机槍也在那兒。机槍是他們自己拾到的，把它收拾好后，帶來送給游击队。“絕對沒毛病。”沃洛佳补充說，接着在两个年輕指揮員审視的目光下低下了头。

“那末，你告訴我們，廖尼亞在什么地方等你呢？”梁伯孔打开了从圖囊里取出来的地圖。

沃洛佳手足無措起来，因为這張地圖与他所熟悉的学校里的地圖完全不同。特卡秋克帮助他找，說道：

“瞧，这就是苏啓叶湖，这是通向干凹地的拐角……”

“我最好还是这么說吧……”沃洛佳窘迫地提議，并解釋說，“廖尼亞正好在……在我媽媽和柳巴什卡到你們队里时，你們所駐扎的那个地方……那兒还挖了許多土窖呢……”

“这样說也行。”特卡秋克笑了起来。“好吧，我們派人去找你的小朋友……”

“这不要是引人上鉤啊？”梁伯孔低声說。

但是特卡秋克已經接着向沃洛佳打听他是怎样来到游击队的了。

現在，当沃洛佳深信廖尼亞不会听天由命沒人管时，他的心安定了下来，說話也比較連貫了。特卡秋克咬着一根草，